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鏡花緣  
第十八回 辟清談幼女講義經 發至論書生尊孟子

話說多九公思忖多時，得了主意，因向兩女子道：「老夫聞《周易》一書，外邦見者甚少。貴處人文極盛，兼之二位才女博覽廣讀，於此書自能得其精奧。第自秦、漢以來，注解各家，較之說《禮》，尤為歧途疊出。才女識見過人，此中善本，當以某家為最，想高明自有卓見定其優劣了？」紫衣女子道：「自漢、晉以來，至於隋季，講《易》各家，據婢子所知的，除子夏《周易傳》二卷，尚有九□三家。若論優劣，以上各家，莫非先儒注疏，婢子見聞既寡，何敢以井蛙之見，妄發議論。尚求指示。」多九公付道：「《周易》一書，素日耳之所聞，目之所見，至多不過五六□種；適聽此女所說，竟有九□餘種。但他並無一字評論，大約腹中並無此書，不過略略記得幾種，他就大言不慚，以為嚇人地步。我且考他一考，教他出出醜，就是唐兄看著，也覺歡喜。」因說道：「老夫向日所見，解《易》各家，約有百餘種，不意此地竟有九□三種，也算難得了。至某人注疏若干卷，某人章句若干卷，才女也還記得麼？」紫衣女子笑道：「各書精微，雖未□分精熟，至注家名姓、卷帙，還略略記得。」多九公吃驚道：「才女何不道其一二？其卷帙、名姓，可與天朝一樣？」紫衣女子就把當時天下所傳的《周易》九□三種，某人若干卷，由漢至隋，說了一遍。道：「大賢才言《周易》有一百餘種，不知就是才說這幾種，還是另有百餘種？有大賢略述一二，以廣聞見。」多九公見紫衣女子所說書名倒像素日讀熟一般，口中滔滔不絕。細細聽去，內中竟有大半所言卷帙、姓名，絲毫不錯。其餘或知其名，未見其書；或知其書，不記其名；還有連姓名、卷帙一概不知的。登時驚的目瞪口呆，惟恐他們盤問，就要出醜。正在發慌，適聽紫衣女子問他書名，連忙答道：「老夫向日見的，無非都是才女所說之類，奈年邁善忘，此時都已模模糊糊，記不清了。」紫衣女子道：「書中大旨，或大賢記不明白，婢子也不敢請教，苦人所難；但卷帙、姓名，乃書坊中三尺之童所能道的，大賢何必吝教？」多九公道：「實是記不清楚，並非有意推辭。」紫衣女子道：「大賢若不說出幾個書名，那原諒的不過說是吝教，那不原諒的就要疑心大賢竟是妄造狂言欺騙人了。」多九公聽罷，只急的汗如雨下，無言可答。紫衣女子道：「剛才大賢曾言百餘種之多，此刻只求大賢除婢子所言九□三種，再說七個，共湊一百之數。此事極其容易，難道還吝教麼？」多九公只急的抓耳搔腮，不知怎樣才好。紫衣女子道：「如此易事，誰知還是吝教！剛才婢子費了唇舌，說了許多書名，原是拋磚引玉，以為借此長見識，不意竟是如此！但除我們聽說之外，大賢若不加增，未免太覺空疏了！」紅衣女子道：「倘大賢七個湊不出，就說五個；五個不能，就是兩個也是好的。」紫衣女子接著道：「如兩個不能，就是一個；一個不能，就是半個也可解嘲了。」紅衣女子笑道：「請教姊姊：何為半個？難道是半卷書麼？」紫衣女子道：「妹子惟恐大賢善忘，或記卷帙，忘其姓名；或記姓名，忘其卷帙；皆可謂之半個，並非半卷。我們不可閑談，請大賢或說一個，或半個罷。」多九公被兩個女子冷言冷語，只管催逼，急的滿面青紅，恨無地縫可鑽。莫講所有之書，俱被紫衣女子說過，即或尚未說過，此時心內一急，也就想不出了。

那個老者坐在下面，看了幾篇書，見他們你一言、我一語，不知說些甚麼。後來看見多九公面上紅一陣、白一陣，頭上只管出汗，只當怕熱，因取一把扇子，道：「天朝時令交了初夏，大約涼爽不用涼扇。今到敝處，未免受熱，所以只管出汗。請大賢扇扇，略為涼爽，慢慢再談。莫要受熱，生出別的病來。你們都是異鄉人，身子務要保重。你看，這汗還是不止，這卻怎好？」因用汗巾替九公揩道：「有年紀的人，身體是個虛的，那裡受的慣熱！唉！可憐！可憐！」多九公接過扇子道：「此處天氣果然較別處甚熱。」老者又獻兩杯茶道：「小子這茶雖不甚佳，但有燈心在內，既能解熱，又可清心。大賢吃了，就是受熱，也無妨了。今雖幸會，奈小子福薄重聽，不能暢聆大教，真是恨事。大賢既肯屈尊同他們細談，日後還可造就麼？」多九公連連點頭道：「令愛來歲一定高發的。」

只見紫衣女子又接著說道：「大賢既執意不肯賜教，我們也不必苦苦相求。況記幾個書名，若不曉得其中旨趣，不過是個賣書傭，何足為奇。但不知大賢所說百餘種，其中講解，當以某家為最？」多九公道：「當日仲尼既作《□翼》、《易》道大明。自商瞿受《易》於孔子，嗣後傳授不絕。前漢有京房、費直各家，後漢有馬融、鄭玄諸人。據老夫愚見：兩漢解《易》各家，多溺於象占之學。到了魏時，王弼注釋《周易》，拋了象占舊解，獨出心裁，暢言義理，於是天下後世，凡言《易》者，莫不宗之，諸書皆廢。以此看來，由漢至隋，當以王弼為最。」紫衣女子聽了，不覺笑道：「大賢這篇議論，似與各家注解及王弼之書尚未了然，不過撿拾前人牙慧，以為評論，豈是教誨後輩之道！漢儒所論象占，固不足盡《周易》之義；王弼掃棄舊聞，自標新解，惟重義理，孔子說《易》有聖人之道四焉，豈止『義理』二字？晉時韓康伯見王弼之書盛行，因缺《繫辭》之注，於是本王弼之義，注《繫辭》二卷，因而後人遂有王、韓之稱。其書既欠精詳，而又妄改古字，如以『嚮』為『鄉』，以『驅』為『馭』之類，不能枚舉。所以昔人云：『若使當年傳漢《易》，王、韓俗字久無存。』當日范寧說王弼的罪甚於桀、紂，豈是無因而發？今大賢說他註的為最，甚至此書一出，群書皆廢，何至如此？可謂癡人說夢！總之，學問從實地上用功，議論自然確有根據。若浮光掠影，中無成見，自然隨波逐流，無所適從。大賢恰受此病。並且強不知以為知，一味大言欺人，未免把人看的過於不知文了！」

多九公聽了，滿臉是汗，走又走不得，坐又坐不得，只管發愣，無言可答。正想脫身，那個老者又獻兩杯茶道：「斗室屈尊，致令大賢受熱，殊抱不安。但汗為人之津液，也須忍耐少出才好。大約大賢素日喜吃麻黃，所以如此。今出這場痛汗，雖痢瘡之症，可以放心，以後如麻黃發汗之物，究以少吃為是。」二人欠身接過茶杯。多九公自言自語道：「他說我吃麻黃，那知我在這裡吃黃連哩！」

只見紫衣女子又接著說道：「剛才進門就說經書之義盡知，我們聽了甚覺欽慕，以為今日遇見讀書人，可以長見識，所以任憑批評，無不謹謹受命。誰知談來談去，卻又不然。若以『秀才』兩字而論，可謂有名無實。適才自稱『忝列膠庠』，談了半日，惟這『忝』字還用的切題。」紅衣女子道：「據我看來：大約此中亦有賢愚不等，或者這位先生同我們一樣，也是常在三等、四等的亦未可知。」紫衣女子道：「大家幸會談文，原是一件雅事，即使學問淵博，亦應處處虛心，庶不失謙謙君子之道。誰知腹中雖離淵博尚遠，那目空一切，旁若無人光景，卻處處擺在臉上。可謂『螳臂當車，自不量力』！」兩個女子，你一言，我一語，把多九公說的臉上青一陣，黃一陣。身如針刺，無計可施。唐敖在旁，甚覺無趣。

正在為難之際，只聽外面喊道：「請問女學生可買脂粉麼？」一面說著，手中提著包袱進來。唐敖一看，不是別人，卻是林之洋。多九公趁勢立起道：「林兄為何此時才來？惟恐船上眾人候久，我們回去罷。」即同唐敖拜辭老者。老者仍要挽留獻茶。林之洋因走的口渴，正想歇息，無奈二人執意要走。老者送出門外，自去課讀。

三人匆匆出了小巷，來至大街。林之洋見他二人舉動惶惶，面色如土，不覺詫異道：「俺看你們這等驚慌，必定古怪。畢竟為著甚事？」二人略略喘息，將神定了一定，把汗揩了，慢慢走著，多九公把前後各話，略略告訴一遍。唐敖道：「小弟從未見過世上竟有這等淵博才女！而且伶牙俐齒，能言善辯！」多九公道：「淵博倒也罷了，可恨他絲毫不肯放鬆，竟將老夫罵的要死。這個虧吃的不小！老夫活了八□多歲，今日這個悶氣卻是頭一次！此時想起，惟有怨恨自己！」林之洋道：「九公，你恨甚麼？」多九公道：「恨老夫從前少讀□年書；又恨自己既知學問未深，不該冒昧同人談文。」

唐敖道：「若非舅兄前去相救，竟有走不出門之苦。不知舅兄何以不約而同，也到他家？」林之洋道：「剛才你們要來遊玩，俺也打算上來賣貨，奈這地方從未做過交易，不知那樣得利。後來俺因他們臉上比炭還黑，俺就帶了脂粉上來。那知這些女人因搽脂粉反覺醜陋，都不肯買，倒是要買書的甚多。俺因女人不買脂粉，倒要買書，不知甚意。細細打聽，才知這裡向來分別貴賤，就在幾本書上。」唐敖道：「這是何故？」

林之洋道：「他們風俗，無論貧富，都以才學高的為貴，不讀書的為賤。就是女人，也是這樣，到了年紀略大，有了才名，才

有人求親；若無才學，就是生在大戶人家，也無人同他配婚。因此，他們國中，不論男女，自幼都要讀書。聞得明年國母又有甚麼女試大典，這些女子得了這個信息，都想中個才女，更要買書。俺聽這話，原知貨物不能出脫，正要回船，因從女學館經過，又想進去碰碰財氣，那知湊巧遇見你們二位。俺進去話未說得一句，茶未喝得一口，就被你們拉出，原來二位卻被兩個黑女難住。」唐敖道：「小弟約九公上來，原想看他國人生的怎樣醜陋。誰知只顧談文，他們面上好醜，我們還未看明，今倒被他們先把我們腹中醜處看去了！」多九公道：「起初如果只作門外漢，隨他談甚麼，也不至出醜，無奈我們過於大意，一進門去，就充文人，以致露出馬腳，補救無及，偏偏他的先生又是聾子，不然，拿這老秀才出出氣，也可解嘲。」

唐敖道：「據小弟看來：幸而老者是個聾子。他若不聾，只怕我們更要吃虧。你只看他小小學生尚且如此，何況先生！固然有『青出於藍而勝於藍』的，究竟是他受業之師，況紫衣女子又是他女，學問豈能懸殊？若以尋常老秀才看待，又是『以貌取人』了。世人只知『紗帽底下好題詩』，那裡曉得草野中每每埋沒許多鴻儒！大約這位老翁就是榜樣。」

多九公道：「剛才那女子以『衣輕裘』之『衣』讀作平聲，其言似覺近理。若果如此，那當日解作去聲的，其書豈不該廢麼？」唐敖道：「九公此話未免罪過！小弟聞得這位解作去聲的乃彼時大儒，祖居新安。其書闡發孔、孟大旨，殫盡心力，折衷舊解，言近旨遠，文簡義明，一經誦習，聖賢之道，莫不燦然在目。漢、晉以來，注解各家，莫此為善，實有功於聖門，有益於後學的，豈可妄加評論。即偶有一二注解錯誤，亦不能以蚊睫一毛，掩其日月之光。即如《孟子》『誅一夫』及『視君如寇仇』之說，後人雖多評論，但以其書體要而論，昔人有云：『總群聖之道者，莫大乎六經，紹六經之教者，莫尚乎孟子。』當日孔子既沒，儒分為八；其他縱橫捭闔，波譎雲詭。惟孟子挺命世之才，距楊、墨，放淫辭；明王政之易行，以求時弊；闡性善之本量，以斷群疑；致孔子之教，獨尊千古。是有功聖門，莫如孟子，學者豈可訾議。況孟子『聞誅一夫』之言，亦固當時之君，惟知戰鬥，不務修德，故以此語警戒，至『寇仇』之言，亦是勸勉宣王，待臣宜加恩禮：都為要求時弊起見。時當戰國，邪說橫行，不知仁義為何物，若單講道學，徒費唇舌；必須喻之利害，方能動聽，故不覺言之過當。讀者不以文害辭，不以辭害志，自得其義。總而言之：尊崇孔子之教，實出孟子之力；闡發孔、孟之學，卻是新安之功。小弟愚見如此，九公以為何如？」多九公聽了，不覺連連點頭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